

中外传奇丛书

乱世奇杰



114
53
3

中外传奇丛书

乱世奇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姜 录

乱 世 奇 杰

Luàn shì Qí jié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德 木 斯 书 刊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1/32 · 印 张 11 14/16

字 数：23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13,002

ISBN 7-207-00636-5/I · 115 定价：3.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通俗小说佳作选集，内容丰富，情节曲折，颇值一读。

《乱世奇杰》写江湖游侠李书文及弟子霍殿阁的传奇故事；《假证》写日本东京某公司科长石野怕暴露自己与情人幽会的丑事，用假证言断送了别人，不料，也被别人的假证言断送了他；《“三角”魔影》写发生在日本的一桩奇特的杀人案件；《罗成之死》写唐初名将罗成遭奸王迫害仍奋勇杀敌，中计死于乱箭穿身的悲壮故事；《皇帝出家》写清朝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悲剧，以董小宛身亡、顺治出家告终……；《中国“黑人”》读后令人深思……

目 录

中国“黑人”	王国臣(1)
乱世奇杰	成 蹊 孙生亭(69)
假 证	[日]松本清张著 王 静译(105)
“三角”魔影	[日]江戸川乱步著 疏 林 秋 夫编译(123)
罗成之死	郝艳霞 王 仁(236)
皇帝出家	沉 鱼(310)

中国“黑人”

王国臣

一 森林深处的呻吟

阳光，被茂密的枝叶抽成线，隔成网，切成细小的碎片，山风掠过，斑斑驳驳，瞬息万变。隐隐的松涛如歌如吟如泣如诉，更增添了小兴安岭北麓原始森林的神秘色彩……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有两个人跳下吉普车，拐下公路，穿过草径，~~钻进了~~这片原始森林。

这两个人，一男一女。

走在前面的男人，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者。他身材不算高，但显得强健、硬朗，右腿稍稍有点跛，瘦削的国字脸棱角分明，额头上有一条陈旧的刀疤，从左眉弓斜插入发际，脸上的皱纹不多，但每一道都象用刀子刻上去的，深重，清晰，硬线条，横是横竖是竖；小眼睛熠熠闪光，透着威严、果断；亦或是透着专横，刚愎自用。跟在他后面的女子，有三十五、六岁，在女性中算是大个儿。她身材还算匀称，有点儿过早地发胖，端端正正的一张圆脸，眉眼间蕴含着深沉、细腻，还有温存。

男的叫曾涛，先前是统领这片土地的父母官，现在是县政府的顾问。女的叫苏婷，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县委副书记。两个人，全是小地方的大人物。

两个大人物钻到这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干什么来了？

半月前，县里收到这样一封匿名信：

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

自古荒无人烟的飞龙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帮歹徒。他们私开荒地，乱砍滥伐，捕杀珍禽，盗采黄金，为所欲为。也不知他们从哪儿弄来一些女人，供他们随意婚配同居，闹得乌烟瘴气！恳请县领导火速派人调查处理，以保国家资源不受侵害，边陲地带不生变乱！

切切！切切……

这封匿名信——不，说“匿名”不确切，因为它根本没有署名。在领导手中传阅的时候，又来了一张汇款单。汇款四千元。附言道：“谨以此款交党费，不知县委敢收不敢收？飞龙沟党支部张占祥。”

怪哉！组织部、整党办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党支部，农工部、农电局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村屯。苏婷去问曾涛，想不到这位四六年带兵来开发建政、三十多年没动窝儿的老县长也被问住了！

“飞龙沟？飞龙……”曾涛敲了半天脑门儿，又发了一会儿愣，突然一拍大腿：“走，小苏儿，跟我上农贸市场！”

这几年，这座边远的小县城出了不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巴掌大个店铺，愣要起个诸如“贸易中心”、“××公

司”之类的名目。市场东头的“飞龙特产专营公司销售公司，不过是个带木板棚的摊床。苏婷跟曾涛来到跟前的时候，柜台后面一个又白又胖嘴巴溜光，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小伙子正在起劲儿的吆喝：

“哎——南来的、北往的、办事儿的、闲逛的各位师傅哇！您到这儿站一站，您过来看一看。本飞龙特产专营公司在深山密林之中为您收集了大量天生地育的珍奇特产——有黄蘑、紫蘑、花脸蘑、猴头、木耳、黄花菜、榛子、松籽儿、都柿果儿，野花酿密、腌蕨菜，山里红、五味子，还有大个儿山参有胳膊、有腿儿、有脑袋！哎——南来的、北往的……”

曾涛暗暗冷笑一声，凑过去打断了那小伙子：

“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茶蛋’！——卖茶蛋出身，落了这么个雅号。您要点儿什么，老师傅？”

“什么都想要。不过……”曾涛煞有介事地往柜台里兜摸一遍，接着说：“我得先打听打听！”

“欢迎，有问必答！”

“你们这飞龙特产专营公司在什么地方啊？”

“西北方向，离城大约三百里有一块宝地叫飞龙沟……”

“飞龙沟？”苏婷眼睛一亮，从曾涛身后闪出来，抢过去问：“你是飞龙沟的？”

“不，我不是沟儿里的。我是公司在街里发展的……新职员，算是销售公司的经理兼售货员。”

“飞龙沟有个叫张占祥的人吗？”

“有哇，他是我们的总头儿！哎，您怎么知道的？”

苏婷没有回答“茶蛋”的反问，径自说道：“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飞龙沟的情况，谈谈张占祥，怎么样？”

“嗯——？”“茶蛋”脸上那职业性的微笑不见了。用他那对儿圆溜溜的大眼睛把苏婷和曾涛上下打量一遍，大不敬地一抱膀儿，“您二位是买东西还是搞外调哇？买东西大力欢迎，搞外调嘛——业务繁忙，恕不接待！”

苏婷脸一红，求助地看看曾涛。

曾涛很自信地一笑，伸手拍拍“茶蛋”的肩膀：“小伙子，先别忙着不耐烦，告诉你——她是县委副书记，我嘛……我是曾涛！”

果然，“我是曾涛”四个字产生了效力。“茶蛋”脸上的霜顷刻之间便消融了，象见了多年没见的大三辈儿的老表亲似的连连点头赔笑：“这怎么说的，老县长！我有眼无珠不认识您，原谅我这刚刚脱掉开裆裤的娃娃……”

这“娃娃”差不多有三十岁了。

苏婷忍住笑，正色道：“我们想了解一些有关飞龙沟的情况，你能帮帮忙吗？”

“茶蛋”怔了怔，挠挠脑袋，似乎很为难地说：“沟里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说不好，你们自己去一趟得了……我给你们画张路线图！”

于是，两位大人物踏上了寻觅飞龙沟之路。

曾涛和苏婷一人手里一根树棍子，踏着厚厚的枯叶，吃力地在林间摸索前进。偶尔一鸟惊飞，扑棱棱的拍翅声在林间引起幽深的回响，吓得苏婷心跳不已。她心里暗暗埋怨曾

涛不该否定了让公安局跟个人来的动议。

“老县长，‘茶蛋’的路线会不会画错了哇？”苏婷忐忑地问。

“不会错——我打电话跟附近沿江村的支部书记核对过，他说的跟‘茶蛋’完全一致——从县城沿公路过来，到一百五十三公里路标处下道，再钻林子走二十多里。咱们差不多走出一半儿来了……”

“救命啊……”

松涛之间，隐约有人呻吟，呼救。

“救命啊……”

“是人……一个男人的声音！”

苏婷神色紧张地停住了脚步。

曾涛侧耳仔细听了听，冲她一挥手：“快！”

粗大的树干上，用藤条绑着一个三、四十岁，面黄肌瘦的男人。听见脚步声响，他扭过头来，提高沙哑的嗓音：“快来救救我呀……”

曾涛和苏婷赶到近前，愣住了。

蓬头垢面，满脸菜色，瘦骨嶙峋的身子被毒蛇一样的藤条紧紧地缠绕在大树上。见来了人，他眼睛里闪烁着胆怯的探询，嘴里喃喃地重复着那句求救的话……

“怎么回事儿？”曾涛一边解藤条一边问，“是谁把你绑在这儿的？为什么？”

藤条落地。被解救的人双膝一弯要下跪，被苏婷一把拉住了。

曾涛又问：“到底怎么回事？说话呀！”

“俺……我叫赵福成，是黄河边儿上的农民。我媳妇让一个名叫张占祥的人给拐到飞龙沟来了。我找了好几年，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他们不给人，还要害死我……”

“什么？”曾涛额头上的刀疤一跳，瞪起眼睛问：“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赵福成：“刘桂芬。”

曾涛：“走，我俩是这个县里管事儿的，跟我们进飞龙沟要人去！”

“不，我不敢，我不要了……我谢谢你们！”赵福成惊惧地连连后退，冲曾涛深深地鞠了一躬，掉头跑了。

二 这仙境一般的宝地竟住着魔鬼

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个葫芦形的山间盆地。

向阳坡上青松挺拔，象一帮应征入伍的小伙子在接受目测；背阴地里白桦婀娜，象洗浴出水的姑娘大胆地承受着山风的爱抚；大片平展展的草地上，繁花点点，溪水纵横，看上去有如一块巨幅地毯，绿底，洒花，织银线。山林间蒸腾的水气，如云似雾，在山谷、低地上袅袅升沉，悠悠飘荡……

“呀……”一见此景，苏婷眼睛发直、发亮，她惊讶地叫了一声，扔了手中的棍子。

曾涛也兴奋了，眯眼眺望，嘴里不停地乱叫：“好家伙……乖乖！这，这简直是仙境嘛……”

一条小径，默默地将两个不速之客引下了山坡。

榛柴后面，野花丛中，一个姑娘的身影在晃动。随着距离的缩短，姑娘窈窕的背影越来越清晰了——她正在精心地侍弄蜂箱。

苏婷紧走几步，来到她背后，轻轻地打了一声招呼：“同志……”

养蜂姑娘闻唤转过身来。

苏婷差一点儿又“呀”一声——也许是在这荒山莽林的特殊环境下见到人的缘故，这姑娘漂亮得令苏婷吃惊——她身材较小，四肢匀称，皮肤略微有点儿黑，黑得迷人。乌黑的长发，随随便便地梳成一条大辫子，又随随便便地盘在头上。典型的瓜子脸。整齐的溜海儿下面，绒嘟嘟的睫毛缀圈着一双葡萄似的眼睛，水凌凌的，顾盼闪亮。翘鼻尖儿小嘴儿。嘴角上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褐痣。衣着很特别：上身穿一件水粉色家织布对襟的小褂儿，下身却是一条地道的石磨蓝牛仔褲。不知草丛里那双脚上穿一双什么样的鞋？

苏婷盯着那张可爱的脸儿，温婉地问：“同志，这儿是飞龙沟吧？”

养蜂姑娘怔呵呵地看着两个陌生人，一声不吭。

曾涛跟上来，冲她笑笑：“姑娘！问你这地方是不是飞龙沟？”

姑娘木讷地点点头，遂即反问一句：“你们——？”

曾涛：“我们是从县里来的，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哦……”姑娘瞪大了眼睛，慌乱地后退了两步，猛然转身，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高喊：

“三哥——！县上的官儿——来——啦——！”

山谷回音：

“官儿——来——啦……”

“官儿——来——啦……”

曾涛和苏婷诧异地对视了一下，跟了上去。

迎上来的这位“三哥”，是个三十多岁的“小剂子”。

他不及苏婷高，一身不合体的涤卡制服显得他的身材格外的瘦小。脸也小，但眼睛大。满脸浅浅的松松的细密的皱纹，一双薄薄的单眼皮儿一刻不停地频频眨动，似笑非笑，或者说没笑挤笑，齙着一口芝麻牙。

“欢迎贵客光临！我叫小德子，二位领导——？”

曾涛和苏婷各作了自我介绍，又互相说明一下身份。小德子鸡啄米似地连连点着头，见二位没有要握手的意思，便把自己伸出去的手向身后一划：“二位领导请，请到我们的办公室吧！”

一片人工小松林后面，闪现出四栋崭新的红砖房。小德子把客人引进了第一栋房右首的一间大屋。没有写字台，没有电话，也没有锦旗、奖状、图表之类的东西，这“办公室”所拥有的，只是一铺大炕、一条长桌和几只小方凳。

苏婷就近拉过来一只小方凳就坐，曾涛却一屁股坐到了炕上。

“盖这些砖瓦房的料，你们是咋运进来的？”曾涛一边捶腿一边问小德子。

“运？这地方啥车都进不来。咋运哪？砖瓦都是我们自己烧的！”

“木材也是你们自己伐的喽？”苏婷插了一句。

“对呀！这满山遍野……”小德子突然想起了什么，嘴里的话拐了一个弯儿，“我们用木材都是间伐的，没乱砍，用一棵树栽十棵苗，不活都不算……不信你们检查一下！”

“会检查的！”曾涛淡淡地一笑，“哎，你叫什么来着？”

“小德子。”

“噢。是负责人？”

“就算吧，是我们飞龙特产专营公司的副经理。”

“你们成立这个公司是哪儿批的？”

“批？”小德子微微一怔，尴尬地笑笑，“哪儿也没批，象小孩儿摆家家似的——我们自个儿……”

苏婷打断了他：“那么县里那个‘销售公司’总得有人批吧？”

“销售公司？那是以‘茶蛋’个人名义办的营业执照。他是街里人，有户口。”

“也就是说——这飞龙沟的人全是……”苏婷迟疑了一下，把到嘴边的“盲流”咽了回去，“全是没户口的外地人？”

“是。四、五十口儿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好几拨呢，头一拨是一九七四年秋天。”

“七四年？”曾涛捶腿的手悬在了半空，惊讶地叫道：“你们在这飞龙沟里呆了十年了？！”

“嗯。啊不……一开始不是在这飞龙沟，在北边的野鸡岭。”

曾涛令人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重重地叹息一声。

苏婷接着问：“说说你们从哪儿来、怎么来的？”

小德子避开了苏婷的目光，支吾说：“啊这个……我们张大……啊，我们张书记一会儿就能回来，等着让他向二位领导汇报吧。哦，该吃饭了，上食堂吧！”

山林里的白昼，要比平原上短得多。

夕阳，懒洋洋地歪在西边的远山上，漫不经心地在地之间，这里洒一片暗红，那里涂一抹昏黄。夕阳下面，由远而近叠印着深紫、靛蓝、墨绿、浅灰色的阴影。那些阴影的色彩和边缘越来越模糊，最后融为一体，象疑团，象迷雾，象巨大的黑幕，朝四周扩展、蔓延……

苏婷面对夕阳正痴痴的遐想，不远处一阵吵嚷惊醒了她。

食堂门前，一个凶神般的大个子揪住一个佛爷脸、满身暄肉的汉子，左右开弓地打嘴巴。旁边有几个人，默默地看着，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曾涛越过小德子，几步赶到近前，高声喝斥：“住手！为什么打人？”

大个子住了手，看着曾涛，冷冷地说：“他自己会告诉你为什么！”

那个佛爷脸儿的汉子，用手抹抹嘴角的血，撩起厚厚的大眼皮看看眼前这陌生的小老头儿，诺诺地说：“我……我犯了山规了……”

“山规？！”曾涛用发光冒火的小眼睛瞪了那大个子一下，又转向刚刚跟上来小德子。

小德子问那挨打的汉子：“懒牲子！是不是你放的牲口又啃树苗儿啦？”

被称作懒牲子的汉子点了点头，转身进了食堂。

“大哥！”小德子凑到那大个子跟前，毕恭毕敬地说：“这两位是县里来的领导——这位是老县长，后边那位是苏书记……”

“欢迎，欢迎……”大个子的脸上毫无表情。

苏婷走到大个子面前，不由一怔。

一米八十多的个头儿，上体微微前倾，象一张硬梆梆的弓。长脸，高颧骨，一寸多长的头发全支楞着。深眼窝里，一双细长的鹰眼闪着冷森森的光。

“咱们……好象在哪儿见过？”苏婷喃喃地问。

“不可能，苏书记——我叫张占祥。”

食堂是一个狭长的筒子屋。房门开在正中，迎门的墙上，悬挂着一条黑糊糊的藤条鞭子，鞭子下面钉块板儿，板儿上摆着一只装有五谷粮的罐头瓶子，上面插着三炷香。屋地上横放两排长条桌，条桌两侧是一式的长条凳子。

三十多个男男女女，十来个孩子，将偌大的筒子屋闹得沸沸扬扬。一边吃着饭，男人们吵吵嚷嚷、比比划划；女人们叽叽咕咕、嘻嘻哈哈；大一点的孩子你争我抢，连喊带叫，拿筷子敲碗、跺地、踢桌子腿儿；吃奶的孩子在完全敞开的娘怀里叼一只奶子抓一只奶子两只小脚还直劲踢蹬；火力壮的小伙子，光着膀子蹲在凳子面上大吃大嚼，脑门儿上脊背上脖子底下直往下淌汗溜儿；添饭的爷们儿，顺势往坐在饭盆旁边的娘们儿腮帮子上亲一口，留下一个油乎乎的

印子，惹出一声尖叫、一阵笑骂、一片哄笑……

张占祥一声咳嗽，人们朝门口扭过脸来，象着了什么魔法似的，一下子全僵住了。鸦雀无声。

跟着张占祥进屋来的曾涛和苏婷，被这突然的沉静弄得挺不自在。他们举目巡视——

一张张黝黑的脸，一双双呆滞的眼睛，眼睛里流泻出来的惊讶、好奇、疑惧、谦卑……

“……你们好？”苏婷很不自然地笑笑，打个招呼，想冲淡一下这令人难堪的气氛。

满屋子人，没有任何反映。

“都吃饭吧，没你们的事儿！”张占祥径自落座，谁也不看地说了一句。

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只是说笑声小了些，动手动脚的也暂时收敛了。小德子朝人们挤咕挤咕眼，急忙扭脸让客：“二位领导请坐！坐呀，我们这食堂乱点儿……过去离了大帮谁也活不了，如今一家一个做饭的又浪费劳力，还有跑腿子呢……从进山到现在，我们男女老少一直在一口大锅里吃饭。”

“目前还在吃大锅饭的，全中国我们这儿可能是独一处！”张占祥把话接了过去。一边说这话一边掏出烟盒来递到曾涛面前，见曾涛不接，自己打开弹出一支来，点着，回头喊了一声：“刘桂芬，给客人上菜！”

——刘桂芬？

这个名字触动了两位领导的神经，四只眼几乎同时朝厨房门口望去——